



踩高跷



藏人逮人

□云庆

家乡长清东部山区的孩子们，酷爱“藏人逮人”的游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风行，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依然风头不减。那时候，一进了农历腊月门，随着年味儿越来越浓，“藏人逮人”的游戏也就越来越“热”起来，满大街、满胡同都是玩“藏人逮人”游戏的少男少女们。

“藏人逮人”游戏不分男女，只要愿意玩尽可参与，参加人数或多或少，十人左右为宜。“藏人逮人”的游戏分为“明藏明逮”和“暗藏暗逮”两种形式。“明藏明逮”相对简单一些，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当面逮人”。参加游戏的人以“抽黄草棒”为依据，谁抽到了最长的那一根“黄草棒”，谁就是主持本次游戏活动的“帮主”(相当于“土皇帝”的级别，生杀大权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由他亲自确定奖惩方案)，整个游戏活动全由他来筹划安排、统一调控、全盘指挥。如果谁抽到了最短的那一根“黄草棒”，谁就是“小三辈”，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去“逮人”。其他人则在“帮主”的操纵下去“摸运气”。比如“帮主”说：“荞麦秸炸白菜，摸摸‘某某’再回来(‘某某’可以是“帮主”随便说的任意一个地方)”，众人便会齐呼啦地去摸一摸“某某”再回来。在“摸”的过程中，如果“小三辈”逮住了谁，新一轮的游戏就换成“被捉者”来“逮人”，如果他没有逮住人的话，他还在新一轮的“摸运气”游戏中继续追捕，一直到成功抓到人为止。但是，如果连续三次还抓不到人的话，就会被帮主“治罪”，要么让人往他的脸上抹锅底子灰；要么让人往其脸上画王八；要么让人向他的脊梁里撒土拉面儿；要么让他背着“土皇帝”来回走动，当

“轿子”坐；要么干脆让他扯开嗓子学驴叫。

“暗藏暗逮”的游戏就相对复杂一些，一开始的程序规则与“明藏明逮”差不多，也都是以“抽黄草棒”为准。同样是抽到最长“黄草棒”者为“大元帅”，抽到最短“黄草棒”者为“冤大头”。“暗藏暗逮”游戏的娱乐方式以“找人”为主。身为“大元帅”的“帮主”在新设立的营地上用双手把“冤大头”的双眼捂住，让其他人躲藏起来，然后便大喊大叫着问：“诸位可要藏好了，松手可就去找喽。”这时候，总会听到有人躲在隐秘的暗处回应：“都藏好啦，快来找吧！”此时，“帮主”就把双手放开，让“冤大头”去找人。因为是夜间，天黑不好找，所以躲藏在什么地方都有，有躲藏在场院内的草垛、土坑里的，也有躲藏在庄内的鸡窝、羊栏里的，还有躲藏在农家猪圈、牛棚里的，更有干脆躲藏在村外地窖、石洞里的……反正是什么地方严实、不容易被发现，就躲藏在哪儿。躲藏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安全返回营地，“冤大头”则在限定的时间内去找人“抓人”，如果找到了哪一位，就要把这个束手被擒的“落网之人”双手倒背着押送到营地上来，而下一轮的游戏则由“被捉者”做替身去找人“逮人”。而当初的这个“冤大头”算是已被解救了出来，可以安心地加入被寻找的“躲藏者”行列了。不过，若是这一轮没有“逮着人”的话，下一轮还需继续去“找人”，如果是过了三轮游戏还没有逮住人的话，此人就会受到“当驴做马”的惩罚。也就是说，此人必须先倒在地上学“驴打滚”，然后再乖乖地趴在地上四肢行走，让“大元帅”威风得意地骑在上面当马骑。

踩高跷玩花灯

□张机

济南人有正月初五吃水饺的习俗，称之为“破五”。破五预示过年喜庆从家庭走向社会，大人、孩子纷纷走出家门到繁华的大马路上看玩龙灯、踩高跷的热闹场面。孩提时代，我家住的宽厚所街上有两座很气派的会馆，街东头是“江南会馆”，街西头是“浙闽会馆”。两所会馆相距只有两三百米，这里是来自天南海北诸省商贾聚会的场所。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身穿皮袍、头戴礼帽的各路商贾川流不息地来会馆相聚，会馆管家伫立在门口恭敬地迎接宾客。这时必有一番庆年的活动，街坊邻居也都全家出动，聚在会馆大门前看热闹。天一大早，会馆看门人就在门前摆好八仙桌，摆上水果、糕点、烟酒糖茶之类的佳品，示意迎接拜年的高跷队到来。

霎时间，远处锣鼓声响起，这边就放起鞭炮迎接高跷队，领队人先给会馆当家人拱手拜年，会馆管家递上烟茶招待，然后领队人把手提的大红灯笼高高举起来，示意准备演出，一阵紧锣密鼓拉开场子开踩高跷。先上场的是一位身着夜行衣的“行者武松”(俗称打棒的)，只见他手持两半截杆棒边走边敲，还不时地做出单腿跳跃、躬身抬腿大平衡、身后花样打棒等各种动作。后跟一身风雪山神庙打扮的“豹子头林冲”(俗称担担的)，肩扛花担上下悠悠颤动一路前行。随后是“青蛇”、“白蛇”，还有“唐僧”、“悟空”、“八戒”、“沙僧”师徒四人鱼贯而行，“八仙”过海的众仙人列队而过，民间的“媒婆”、“傻小子

扑蝶”大显身手。尤其那个憨态可掬、头顶朝天锥的傻小子，在傻大姐的逗引下扑向那高飞的“蝴蝶”时，瞬间来个劈叉扑倒在地，然后纵身一跳跃起，赢得众人喝彩。后面紧跟的是花灯表演：“虾蟹河蚌”灯，“如意祥云”灯，“梅兰竹菊”四季灯，穿梭般的来回舞动，令人眼花缭乱的。还有手持浆橹的白须老者带着乘坐“早船”的“小媳妇”逐次亮相。足有一米多高的细细的木质高跷跟着实令孩子目瞪口呆，技术高超的要蹦高、劈叉、翻跟头、单腿旋转十几圈，令人眼花缭乱，激起阵阵掌声。

每场都要演个把小时，观看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看不清的干脆在家门口踩在高凳子上，吃力地翘首观看。锣鼓点一停，商家又送上“红包”礼金、礼品，双方拱手相别。街坊邻居中的大户也会解囊相助，送上礼金以示感谢。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恋恋不舍地从街东头看到街西头，然后还要跟随其后，乐此不疲地场场必看，大饱眼福。

小伙伴们不甘示弱，跃跃欲试地纷纷模仿。我们自己制作了高跷腿子：选根半米长的方木棍，在上方约20厘米处用大铁钉子垂直钉上木块，做成简易的高跷腿。站立前先蹲在高高的门墩上把脚踏在上边，用细绳子捆结实自己的腿，站起来慢慢学着迈步，起初站立不稳，一挪步就跌倒，只要胆大，慢慢就可以练习走直线了。可惜没有“行头”，几个伙伴就手提自己扎的“三角灯”、“五星灯”走街串巷，引来路人侧目相看。我生性胆小怯弱，自制的高跷腿比別人矮，走起来怯生生的跟不上队列，总落在后头，常常被同伴嗤笑。

现在想起60多年前的往事，仍然童趣盎然，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景象，至今回味无穷。

瞎炮仗刺花玩

□己己

俗话说：“小孩儿们过年儿，去了吃就是玩儿。”所以，60年前也被大人叫做“小孩儿们”的我，对过年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会儿放炮仗刺花的“玩儿”。

那时候村里人都不大富裕，过年能够买几斤肉包顿饺子煮锅菜就不错了，但各家却还是舍得花钱从集上买几挂炮仗回来，一是不能无声无息地过“哑巴年”，二是一年到头了必须打发孩子们高兴。于是，离年十来天的时候，村里就经常这里“啪”一声那里“啪”一声的炮仗响，让大家来闻“年味儿”。

还是因为那时候钱少，买的炮仗少，所以除了年三十夜里孩子们可以在大人的协助下拉鞭(成挂地放炮仗)以外，其他时间孩子们都是把成挂的炮仗一个个地拆开掖在棉袄口袋里，在大人蒸干粮的锅底下点着一根懒香(比一般往香炉里插的香粗且长，不用经常点，所以叫“懒香”)，然后跑街上跟别的孩子显摆；或者你放一个我放一个地比谁的肯响。像我这样老实的孩子都是把炮仗先放在地上或者砖头上，然后再用冒着烟火的香头小心翼翼地放点。有调皮的孩子敢在手里拿着放，点着后等炮仗芯子烧一会儿快要爆响的时候再急忙往高处一扔，让炮仗在人头顶上空响。这样很危险，一是扔晚了容

易打着自己的手，二是慌忙一扔说不定扔到哪儿，扔别人头上崩着人，要是扔到柴火垛上还容易着火。另外，一些孩子在没有炮仗可放的时候，就专爱吓唬别的放炮仗的孩子，他们一声声喊着：“着了！着了！”就常常把人家孩子吓得一凑一躲地总也点不着，然后大家一起傻笑。

那时候的炮仗质量没有保证，所以经常会有些绝芯的瞎炮仗(就是芯子着完了却没有响的炮仗)。我和一些小孩子就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跑到各家大门口，在花花绿绿的炮仗皮子里里拾捡绝芯的瞎炮仗。别看绝芯，同样是我们眼里的宝贝。我们的玩法就是把瞎炮仗掰开(不掰断)，让它露出黑色的火药来，然后用燃着的香头直接凑上去点，那被点着的药就“刺”地刺了花，有时那被掰开点燃的瞎炮仗还跟火箭一样，喷着火转圈，十分好玩！有时候也把掰开的两个瞎炮仗对着头放一起，点着一个后，它刺出的花又把对面那个点着也刺出花来。有时候也会把一个瞎炮仗掰开后再在两边露药的中夹上一个有芯的好炮仗，然后用香点那个炮仗芯，这样瞎炮仗刺花与好炮仗爆响就几乎同时发生了。

哈哈，想想60年前的那些事儿，还是想笑！